

主題 | 「成為臺灣人：遷徙、跨界與多元故鄉」國際學術研討會－戰後臺灣琉
僑的遷移

時間 | 2019年11月29日-30日

地點 |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 B1 會議廳成功校區

主持人 | 朱惠足

發表人 | 富永悠介、中村春菜

評論人 | 黃智慧、八尾祥平

主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文學院

協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婦女與研究中心

主辦單位：這一場的主題很特別，是琉球。大家可能會非常好奇這跟「成為台灣人」有什麼樣的關係？我想如果我們把「台灣人」這個詞彙框起來或加個問號，也許我們也可以來看一下在這個島嶼上流動來去、離開返回這一系列的遷徙當中，在台灣曾經停留的人的故事。我們這一場或許可以透過兩位老師的發表，來讓我們認識一下這些歷史。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這一場的主持人，中興大學的朱惠足教授。

朱惠足：大家午安，今天我非常榮幸能夠來主持「戰後台灣琉僑的遷移」這個場次。為什麼要在這會議當中加入沖繩的議題，主要是因為沖繩跟台灣在歷史上關係非常緊密。我們曾經在戰前是「成為日本人」，戰後我們跟美國勢力底下，在政治、軍事、經濟、社會和文化上都受到非常大的影響。我們台灣人跟沖繩人、或琉球人比起來，我們還算是比較幸福，因為我們通常稱為「台灣人」，但如果你說「沖繩人、琉球人」，人家可能有點聽不懂，會問「那沖繩人是日本人嗎？他們是被美國統治嗎？」他們比較沒辦法可以明確自我主張。不過我們可以從待會的報告中看到從二戰結束到戰後開始的這一段過渡期，台灣人跟沖繩人都面臨非常激烈變動的時代。這種狀況下，有一些人的歷史沒有被大歷史所包括。我們需要怎樣聽見他們聲音，然後去思考一下台灣跟沖繩的國族認同。今天非常高興有兩位年輕、在做台灣跟沖繩研究的學者。他們都有豐富的台灣經驗，也促成很好的媒介。我先介紹一下第一位發表人是富永悠介老師。他現在在泰國清邁大學教書，也擔任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所長；他的講評人是黃智慧老師。黃智慧老師是我們台灣沖繩研究的先驅者，我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師；她現在是台灣故鄉文史協會的理事長。我們第二篇論文發表人是中村春菜老師，她本身是琉球大學的講師。她今天的發表會用中文來進行。她的講評者是八尾祥平老師，他現在是博士。他也是從事台灣琉球之間的研究，剛剛完成的博士論文就是寫琉球的華僑從戰前到戰後的歷史。我相信可以有非常精彩的對話。我現在先把時間交給富永老師。

富永悠介：首先我想簡單介紹一下我的研究題目是從人的經驗去探討東亞的歷史，尤其是以在基隆的沖繩人以及韓國人為主來進行研究。我讀完博士班之後，本來是很想回來台灣工作，然後繼續做自己的研究。但是我跟台灣好像緣分已盡，沒有辦法留在台灣了。所以我現在在泰國北部的清邁工作。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戰後台灣琉僑的遷移與定居——以《琉僑管理案》為例」。我在讀碩士班的時候，找到這個「琉僑管理案」這份資料，但是直到現在，我都不曉得要怎麼面對「琉僑管理案」才好。再加上因為我中文能力的關係，這次的報告裡面，有一些內容、分析可能還不夠完整、還不夠好。但是非常感謝成功大學給我這麼難得的機會，向大家分享從「琉僑管理案」所看到的戰後台灣跟沖繩人的歷史關係。

本報告的目的探討戰後台灣琉僑的移動的地區。為什麼有些琉僑（沖繩人）要來戰後的台灣？他們來到台灣之後，是否被允許居留在台灣呢？還是被強制遣返沖繩？那麼能夠居留台灣的琉僑，跟不能夠居留台灣的琉僑之間有什麼差別？針對以上的問題，我的報告以台灣警務處製作的「琉僑管理案」收藏的案件為例，對此進行探討。這次分析可以呈現出台灣省琉球人民協會跟喜友名嗣正這個人的角色。其實琉球人民協會跟喜友名嗣正的存在，確實與琉僑的移動的定居有密切的關聯。「琉僑管理案」總共有 19 冊，關於戰後台灣跟沖繩人的檔案群，此檔案時期大概為 1949 年 2 月到 1952 年 1 月為止。內容大部分都是有關僱用琉僑的案件，當中可以看到有關琉僑非法滯留、偷渡、強制遣返的案件。

我關注「琉僑管理案」的原因是，「琉僑管理案」收藏的幾個案件裡，記載著琉僑的「口述記錄」。在我調查時候，這個「口述記錄」僅發現只有 18 件而已，數量上並不多。要分析口述記錄的時候，我們應該要考慮到陳述內容的可靠性等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我覺得「口述記錄」記載著無法一般化的琉僑經驗。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的報告主要以奧平春雄和吉川仁之助的例子為主。奧平和吉川他們出生於宮古島，1950 年 3 月初的時候從與那國偷渡來台灣。然後有關奧平跟吉川「口述記錄」有兩件。第一件「口述記錄」審問的日期不明，不曉得什麼時候被審問，我推測大概是 1950 年的 3 月初或 3 月中時候。第二件「口述記錄」是 1950 年 3 月 18 日被審問的。從內容上看，奧平被問了姓名、年齡、國籍、職業、地址。他回答說：「奧平春雄、36 歲、琉球宮古、農業，然後住那裡……」他又被問說：「你把來台經過講一遍」。奧回答說：「聽琉球協會說在這裡可以找職業」等等。這個「口述記錄」的篇幅大概 2、3 頁左右。從這兩件「口述記錄」的內容就可以發現奧平跟吉川偷渡來台灣的目的。以下是兩人之間有共同點的內容。共同點有兩個：第一個是宮古島的生活非常困難；第二個是想請琉球人民協會介紹工作。另外一方面就是僅限於奧平才有的目的，就是日治時期他在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工作，所以想回去原機關服務。其實奧平和吉川的偷渡跟當時宮古島的狀況非常有關連。關於這一

點，當時沖繩的報紙指出有幾個原因：第一個是宮古島因為天然災害的關係缺乏食物；第二個疏開者回到宮古島的關係，人口急遽增加。我聽台灣朋友說，中文裡面好像沒有「疏開者」這詞，所以我就簡單說明一下「疏開者」是什麼。戰爭時候的人移民到比較鄉下的地方，然後戰爭結束後回到自己的故鄉，他們叫「疏開者」。所以當那些居民移民到別的地方後，再回到宮古島的關係，當時宮古島的人口急遽增加。第三個原因是台灣米的輸入中斷；第四個原因是當時沖繩被美國佔領的關係，宮古島與日本本土經濟切割。因為上述原因，宮古島的生活是十分困難。我們要思考為什麼宮古島的生活困難呢？我們可以說跟日本帝國的崩潰有關係；生活在內戰、見過冷戰體制、還有美國佔領沖繩也有關係。1950年6月23日的《宮古婦女新聞》就將當時宮古島民的生活比喻成「俘虜」。所以奧平跟吉川為了逃離這種俘虜的生活，試圖偷渡去台灣。我覺得奧平跟吉川的偷渡是被迫選擇的生存手段。另一個奧平來台的目的，就是剛才我已經講過的，他在日治時期在台灣有工作的經驗，所以想回去台灣工作。我覺得奧平在台灣度過的生活，並不是隨著歲月流逝而消失。其實我第一次看到奧平的「口述記錄」的時候，感到驚訝，同時也反思了我自己的歷史觀。因為我面對歷史的時候，習慣用幾年到幾年是什麼時代作區別。要討論歷史的時候，這種時代區別還蠻好用的，而且非常重要。但是面對人的經驗、面對奧平的口述的時候，某些時代的生活回憶，某些快樂的、痛苦的記憶，都刻在人的裡面，所以就算日治時代結束了，但是對奧平來說，他的日治時代還沒結束。奧平他在宮古島生活困苦，而他在台灣度過的生活，變成了偷渡的理由。換句話來說，奧平在沒有辦法自行抵抗「俘虜」的狀況下，他以日治期間的台灣體驗展開到另外一個生活次元，這個就是奧平用偷渡的方式前往台灣尋找自己的生存出路。

可是，奧平與吉川來到台灣之後，就被台灣省琉球人民協會送到職業訓導總隊。1948年琉球人民協會在基隆成立。成立的目的是保護琉球人民跟防止偷渡管理上的便利。協會的理事長喜友名嗣正，中文名字叫蔡璋。我覺得這個人很有趣，他在台灣一邊從事協會的活動，一邊推動琉球獨立運動。要探討琉僑的遷移與定居的時候，其實協會跟喜友名(蔡璋)的角色非常重要。我先說結論，不僅是奧平跟吉川，所有的琉僑不管來台的過程如何，如果要在台灣合法就業的話，一定要得到琉球人民協會的保證，沒有保證的琉僑就強制遣返到沖繩。為什麼琉球人民協會跟喜友名(蔡璋)可以篩選能夠在台灣合法就業的琉僑呢？1948年台灣省政府發佈了有關琉僑的兩個規定。第一個是「台灣省琉僑管理辦法」；第二個是「台灣省琉籍技術人員登記規則」。詳細的部分暫不細說，按照這些規定的話，只要有保證，不論琉僑來台的過程如何，台灣省政府允許了琉僑的合法就業。但是在兩個規定裡面，沒有規定由誰來保證琉僑的身分。後來登記規則在1950年4月17日的時候，修正為「台灣省琉籍技術人員登記規則（修正）」。隨著登記規則修正，「琉僑管理辦法」跟「登記規則」合併在

一起。「登記規則（修正）」跟「琉僑管理辦法」、「登記規則」之間最不同的地方就是琉球人民協會的定位。透過「登記規則（修正）」，成為琉球人民協會的成員能夠保證琉僑身分的唯一方法及組織。但是「登記規則（修正）」裡面沒有明確的規定，琉球人民協會還有喜友名他們以什麼標準來保證琉僑的身分。所以這個協會跟喜友名以何標準來保證琉僑的身分，這一點沒有寫到「登記規則（修正）」裡面。

奧平跟吉川被琉球人民協會送到職業訓導總隊。其實我不太清楚這個職業訓導總隊是什麼組織。如果老師、同學們知道這個組織是什麼的話，我想請教大家。另外一個琉僑的紀錄，他也是被收容到職業訓導總隊，然後被強制遣返到沖繩之後，他說出職業訓導總隊的生活經歷。他說：「我們被關押在台灣省司令部圓山職業訓導總隊，接受了像日本軍隊般的訓練。點名一天最多5次，少的時候3次。練習唱軍歌，也有中國語「會話」的課。此外上午6點開始到下午10點為止進行作業，作業時間內只有4、5分鐘的休息。吃的部分還可以。作業的部分到今年2月為止，作業為挖掘防空壕。聽說好像是蔣介石將軍所用的。」他們被收容之後，就會做這些事情。我看其他文獻可以推測，職業訓導總隊是將偷渡者及非法逮捕者等身分不明的琉僑收容之後，以琉僑作為勞動力，教他們中國語和國民黨史，最後將他們強制遣返到沖繩的一個組織。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先說結語。今天的報告以奧平和吉川的例子為主。我沒有講到其他的琉僑如何，所以不能把奧平跟吉川的例子當作一般化。可是通過這次的報告，指出以下的幾點：

第一個：不只是奧平、吉川，所有的琉僑想留在台灣的話，必得需要「琉球人民協會」的保證。

第二個：「琉球人民協會」以及喜友名要以何種標準來保證琉僑的身分並沒有明確的規定。

第三個：這也是我的推測，能否保證琉僑的標準，有可能僅憑「琉球人民協會」或者是喜友名嗣正的酌情處理為主。要探討用什麼標準來保證琉僑身分這個問題時候，應該要想喜友名他推動的琉球獨立運動的性質。這個部分，我在別的論文裡有寫過兩者的關係。

第四個：「琉球人民協會」和喜友名，可以篩選並且決定能夠在台灣合法就業的琉僑與不能夠合法就業的角色。這意味著，「琉球人民協會」與喜友名的判斷結果，對於琉僑往後的人生影響甚大。

最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這次參與研討會了解到北美、澳洲的台僑、從東南亞來到台灣的女性，我個人也是一直不停移動。我準備這份稿子、參與研討會的時候，就覺得我是不是另外一個奧平？我是不是另外一個吉川？今天我們在這個場合講到了台僑、台灣人、東南亞的女性，他們是不是另外一個奧平、

吉川呢？我每次面對人的經驗的時候，我不想把個人的經驗關在過去，而是希望在跟現代的連接當中去思考歷史的重要性。我的報告在此結束，謝謝。

朱惠足：謝謝富永老師。富永老師之前從日本到台灣來唸書，現在又到泰國工作，所以我想他移動的經驗，也造成他這次發表有跨不同區域的面向。那接下來就請中村老師跟大家進行她的報告。

中村春菜：大家好，我是琉球大學的中村春菜，日文名字是 Nakamura Haruna。請多多指教。我是第一次到台灣用中文發表，也是第一次到成功大學，所以非常緊張，請多多指教。我要發表的是：「沖繩籍漢生病患者之台灣經驗：以戰後、遣返、再收容過程為中心」。我跟大部分人是第一次見面，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日本沖繩縣出生長大，父母親、阿公阿嬤都是沖繩人。我常常被台灣人說成混血兒，不是，我是百分之百沖繩人。不過我外公是宮古島人，就是剛剛富永老師提到的宮古島人。2007-2008 年我在台灣大學當過交換留學生；2018 年 3 月在琉球大學拿到博士。我曾經做過很多的工作，而今年 4 月在琉球大學開始正式工作。我研究方向是有關口述歷史，尤其是戰後從台灣回到沖繩人的歷史；還有與沖繩戰有關的研究，也會做中琉關係歷史，有沒有聽過《冊封使錄》？明代、清代的歷史也是我的研究內容。

沖繩縣在台灣跟日本本島九州的中間。中南部比較開發；北部是比較自然的地方。今天我要提到的屋我地島（Yagaji-jima）是在北部的小島，現在有 3 條橋連結沖繩本島。不過屋我地島很久以前就有漢生病療養所的地方。1938 年沖繩縣第一所設立漢生病療養所叫做「國頭愛樂園」。1941 年變成「國立國頭愛樂園」。沖繩戰從 1945 年 4 月開始到 6 月結束，那時候因為沖繩戰，愛樂園呈現半壞狀態。1946 年由美國軍政府管轄；1953 年終於設置第一座橋直通沖繩本島。之前的屋我地島可以說成是「天然之隔離收容所」。就我所知，現在不少台灣觀光客會去古宇利島一個非常有名地方，所以大部分台灣觀光客人一定有通過屋我地島，不過可能不曉得漢生病療養所的事情。

1946 年因為要隔離癩病患者，美軍政府下令把所有癩病患者隔離到復舊中的屋我地島癩療養所。軍政府軍醫傳達本部指令，請沖繩人醫生盡量準備以完成徹底隔離的工作。另外的目的，就是癩病患者的隔離不僅是為了保護沖繩人，重要的是為了保護美軍官兵。雖然屋我地島癩病療養所尚在復修中，但是若發現有癩病患者，應隔離至該療養所。而未得軍政府副長官的特別許可時，所有人不得進入屋我地島，違者將受嚴厲處分。處理臨時公務的官兵，或者對癩病疾病感興趣的醫生，及其他情況部分，若透過軍政府軍醫向副長官申請，可以得到正式進入屋我地島的許可。在這以前屋我地島是開放的，之後就不是了。

現在，我要提到戰後在台灣的沖繩人。50 年的殖民統治下，有隨著家人移民、到在台灣出生的沖繩人、有為了求學而到台灣的沖繩人、也有因沖繩戰而疏散到台灣的沖繩人，大概戰後有 3 萬多名的沖繩人留在台灣。基本上所有的日本人都得被遣送回日本。那漢生病患者呢？因為我是做口述歷史的，所以這次舉出兩個例子，看漢生病患者在台灣。一位是豐見山一雄（Tomiyama, Kazuo），他是 1929 年在宮古島出生，跟著警察爸爸一家人移民到台灣。於高雄工業中學就學時，發現他沒有刺痛感覺，之後姐姐帶著他到樂生治療院。他被強迫改名為 Tanaka, Masao。有一天他收到姐姐寄來的信，內容是爸爸得病死亡消息。他偷跑回去老家，但媽媽卻哭著跟他說：「因為姐姐快要結婚，姐姐的未婚夫並不知道我們家有癩病疾病的家人，所以請你原諒及回去治療院。」之後他從台灣被遣送到沖繩本島愛樂園直接收容，跟家人再會時已是戰後過了 5 年以上。

另外一位是「小姐」。雖然她同意我公開她的歷史，但是她不同意公開她的名字。她是 1928 年在台南出生。父母親都是沖繩人，他們結婚後，為了生活而到台南製糖工廠開始工作。7 個小孩都在台灣出生，就是所謂的「灣生」。「小姐」她 9 歲時臉部和手上因長出紅痘而入院。與豐見山先生家人不一樣，「小姐」家人對她很好，她住院後偶爾會來看她。戰後，家人叫她一起回去沖繩。她跟一般的琉僑一起回去沖繩本島，這同時也是她第一次回到她父母親的故鄉，也是她的本籍。所以她也是琉僑，也是灣生。「小姐」回到沖繩本島之後，繼續跟家人一起生活，但病情越來越差，剛好從她老家到愛樂園不遠，她決定再住院。

我們再看其中的一些歷史，二次大戰沖繩小孩在樂生院裡的體驗：樂生院裡的皇民教育。皇民教育大家知道嗎？日本統治時代的教育。以下是「小姐」的回憶：「與療養所的人一起去樂生院後面的山裡開墾。這是當時的照片，為了設立新莊神社，肩膀上扛著裝滿了石塊和土塊的籃子，真的非常辛苦。」這是她收藏的照片。「不過，最痛苦的就是蓋好神社之後，每個月都要過去拜拜。日文叫做『皇居遙拜』。但有些人行動不方便而無法上去，他們只能爬到自己可以爬到的地方拜拜。」得了漢生病，手和腳不能受控，所以他們爬上去神社是很困難。這是新莊神社的書籤。

他們也有有關火葬場的回憶：「戰爭時，雖然我常常看到好多飛機飛來飛去，但我不太記得療養所曾受過襲擊。」、「到療養所避難的人日漸增多了，不知道是否有從沖繩疏散而來的人。但隨著避難人數的增加，我覺得火葬場因此變得狹窄。當時在台灣火葬場並不多，所以療養所的火葬場也多了因戰爭死亡的人使用，每天都聞得到屍體的臭味。療養所的房間也借給了避難而來的人使用。」為什麼樂生院有火葬場？是因為需要徹底隔離一般人與病患，漢生病患者死去後也不能用民間火葬場，所以他們不得不自己建火葬場。不過因為戰爭

的關係，民間的死者也越來越多，所以狀況反過來，他們借用樂生院的火葬場。還有樂生院裡的醫生護士也得出征。樂生院裡有皮膚科，外科，耳鼻喉科等許多醫生。因隨著戰爭激烈，醫生們也需要一起支援。連在醫院裡的患者也需要一起幫忙治療。還好「小姐」和豐見山先生的病情不嚴重，所以他們也幫忙其他的患者。因為醫生、護士的不足夠，他們也不得不幫忙。日本戰敗的時候，「在樂生院裡，戰爭時期我們一天有3餐可以享用。但日本戰敗後，同時在廚房煮飯時，若是晚一點去取飯，台灣患者會將飯加上水煮後給倒掉。不知道是否是故意做的。」樂生院裡也有日本人跟台灣人的階級觀念。第一個國民是日本人；第二個是沖繩人；第三個是台灣人。他們從台灣回到日本或是沖繩，也有那些的問題。

GHQ（駐日盟軍總司令）那時候禁止漢生病者返回日本。不過我還找不到這個文獻證明，只好借用樂生院院長上川豐（Uekawa, Yutaka）的回憶，跟大家分享：「樂生療養院的病者們雖然免費住院，但由於食費不足，而且病者家人早已被遣送回到日本，所以病者他們沒有可以依靠的家人，為他們在精神上及物質上的痛苦不得不感到同情。所以希望早一點能將他們遣送回日本，並且提供遣送日期及金援救濟。」那時候總共 43 位僑民。之後這個留台日僑世話役，清水國彦代表寫了一封信「關於癩患者之遣送」，討論病患者的遣送安排：「一：和其他日僑一樣，病患者由鐵道方式，於 1946 年 12 月 15 日移送至基隆搭乘地。但跟其他日僑分開編隊，名單也是分開。二：所有患者們需要自行前往車站集合場地。但是樂生院患者則由卡車運送至醫院船遣送日本。除了樂生院外，養神院（精神病醫院）的患者也要送到醫院船。」

這是 1946 年 12 月才決定的，大概是戰敗一年後，病患者的遣送問題才得到解決。會不會太遲了？他們那時候一直心情不安。從這個文獻，可以看得出漢生病患者被徹底地隔離和遣送的情況。他們終於坐醫療船橘丸（Tachibana maru）返國。這個 Red Cross（紅十字）這是醫療船的證明。在 1946 年 12 月 20 日，橘丸乘載著樂生院前院長上川豐以及其他醫生、護士、漢生病患者等，總共 46 名出發基隆。有一位學生紀錄了當天的樣子：「出發當天，從白天開始就有大浪，到了晚上漸漸吹起大暴風，橘丸就像是大海中漂浮的葉子一樣，但有些沖繩人卻哼起歌來，有些人則開心地喧鬧著。」上川豐前院長曾經說「精神上及物質上的痛苦」，那回國等於解脫「精神上及物質上的痛苦」嗎？這是我問到的問題。回到沖繩之後，沖繩人直接送到沖繩縣中城地區港口。但是總共 18 個沖繩籍漢生病患者，卻沒有辦法回到他們的老家，就直接用美軍卡車送到屋我地島的愛樂園。對他們來說，這是強制再收容。

結論，關於從台灣遣送醫院船的研究其實不多。我覺得以下原因：第一個是，總體來說人數不多，尤其是沖繩籍的漢生病患者只有 18 個人，3 萬的留台沖繩

人中，只有 18 個人，而我只找到當中 3 個人的紀錄。這一點源自大家的忽視，未積極記錄他們的體驗。第三個是他們想將經歷傳給下一代，但很少人願意傾聽他們的經驗等。透過漢生病患者的遣送問題，我們發現原來日本和美國同樣的對漢生病患者作徹底隔離政策，這一點政府忽視了漢生病患者的人權。不過剛好，11 月 15 日，日本政府通過了針對漢生病者的「補償法」及其名譽回復之「改正漢生病問題基本法」，對象包括戰前住在日本殖民地韓國和台灣的沖繩人。我們怎麼思考這個問題？以上是我的發表，謝謝大家。

朱惠足：我們非常謝謝中村老師給我們做的報告。我想這兩篇文章讓我們看到了，在我們一般大歷史或國族歷史當中被忽略的某一些人的故事和聲音。尤其透過口訪、一手資料的爬梳，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跟沖繩，因為戰爭結束之後兩個地方出現國界線，而國界線怎樣去影響到在日本殖民地台灣生活的琉球人、沖繩人的生命史，這可以給我們看一下有什麼啟示。接下來我們請黃智慧老師來進行講評

黃智慧評論富永悠介

黃智慧：大家好，我是黃智慧，我是算是比較早做沖繩研究，大概 1992 年就到與那國島做研究，一直到現在，寫過很多與那國島跟台灣關係的文章。最近大家才比較認識與那國島，是因為台東有一個 3 萬年前的考古實驗計畫，用獨木舟、人力像古人般划向與那國島。之前從來沒有人問我說與那國島在哪裡，現在突然一大堆人問我。很高興台灣開始認識自己之外的，165 公里近的一個小地方的人。終於有人注意到她了，其實很晚了，因為她其實跟我們在共同的國度。戰前跟台灣的關係非常的密切，戰後跟台灣東部的關係也是非常的精彩、特殊，就是一個邊境的島嶼能夠展開像樞紐地位的大歷史。這一個方面，其實跟剛才富永老師的研究相關了。與那國島戰後有段時間，是一個特殊的邊境道廊才能夠促成走私貿易的天堂，讓她能夠從人口幾千人的小島，曾經暴增到 3 萬人。這個小島比蘭嶼還小，比綠島大。我們現在知道的是與那國町，但是變成町之後，人口就逐漸下降。尤其是在走私貿易之後，人口就逐漸流失，到現在人口就只有 1700 人。可以看到小島的命運，被周邊的大島怎樣去掌握。一樣這樣島嶼，台灣島也是一樣、沖繩島也是一樣，這些島嶼的歷史的走向，都被周邊的大島所嚴重影響，尤其在人口的流動上。今天很高興聽到富永先生這樣一個很難得的資料的分析。大家看著這個難得的資料要去理解它的話，可能比較需要非常多的周邊的歷史。這裡面，他們說是怎樣來到台灣，其中有一位說是從與那國島偷渡來到台灣。戰前有非常多的台灣人，尤其是宮古島、八重山島，沖繩也很多，是在台灣就學、就業、工作。像中村先生說，至少有 3 萬人。3 萬人，就小島來講，都是人口的大多數。這些人當他們回到沖繩之後，這裡富永先生說是「疏開者」，也是「越洋者」，都是造成大量人口回流。「疏開」在台語叫做「soo-khai」，這意思大家都知道。只是後來的中文來到台

灣沒有經歷到疏開的意思，所以中文就講不清楚。因為時間很短，也請各位有興趣的話再去追溯這樣的歷史。富永先生的論文有這樣的歷史背景，這邊有一本著書，比較多的背景都寫在這書裡。但是在這篇文章來講的話，就是他比較少處理的歷史材料，這樣的材料是相當的少。他用的方法探討這樣的問題，其實觸碰到很大的問題。我就簡單講，這裡面的歷史至少有三大部分是需要補足、或者是說因為它而讓我們再去思考。第一個是很有名的歷史學校，他們研究法國受刑的檔案，就是受審時候的那些檔案研究，假如你被判死刑，但是怎樣去訴求說「我其實不是那樣」，這裡面會牽涉到這種關於受刑者，他們的檔案是不是虛構、真實等等的歷史學探討，其實這是很大的部分。第二個很大的部分是，與那國島與台灣的貿易，包含宮古島，這個區塊的貿易是有非常多的歷史研究。我們知道這個石原昌家跟蕭老師的研究非常的多。我自己在與那國島聽到也是這樣，當走私貿易一天的挑工，等於是宮古島當老師一個月的薪水，所以多少人要去放棄他的本業、過去。所謂的形容詞「俘虜」的狀態，就是很悲慘的狀態。再來第三個比較大的歷史的問題，國民黨在戰後初期怎樣控制台灣的人。他必須重新認識台灣的人。台灣人的種類裡面，很多的日本人已經走了。3、4 萬日本人已經在 1949 年的夏天全部走光，包含這裡面的沖繩人。可是，剛才在論文裡面講到「他想要再回來」，其實當時要走，大家都不願意的，沒有正式的調查，可是至少有非正式的調查，至少有一半的人是不願意走的。因為在台灣 50 年，已經是一家三代在這邊，所有的財產、生活、歷史、記憶都在台灣了，但是卻要在不願意走的情況之下離開。這是很大的一個情感的切割，那麼這裡面就產生像有一位甚至希望他回到原來做的職業，但是職業不見得是他最要緊的，而是他一生的自我認定。所以類似像這樣的問題，再去進行探討就與大會主題就有關了，在台灣的沖繩人的認同（identity），他怎樣去認同他是日本人、沖繩人還是台灣人，這些認同都在這裡面，讓大家去思考。以上是簡短的感想，謝謝各位。

八尾祥平評論中村春菜

八尾祥平（翻譯）：中村老師過去研究的是在台沖繩人的移動，前面的朱惠足老師有提到，沖繩跟日本是比較分離、比較獨立的主體性。在二戰當中，沖繩有約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傷亡，所以沖繩的社會幾乎是處於崩解的狀態。而戰後沖繩的重建當中，從台灣回到沖繩的人的角色，在重建的過程當中也是很重。而在這個延伸的歷史中，中村老師提到有幾點有關漢生病患者遣返的問題。中村老師提出其中一個最有意義的地方是那是被遺忘、被忽略的一群漢生病遣返者的存在。有關台灣遣返者的研究，遣返者的人生留下來的機率高過琉球的案例，在遣返的當時，他們幾乎沒有提到漢生病患者的遣返。另一方面，其實有很多有關在沖繩當地的漢生病患者的研究，可是很少是提到從台灣遣返的漢生病患者。再進一步來講，我認為在台灣漢生病的相關研究，是不是也忽略了在台灣遣返到沖繩的漢生病患者呢？可以看到說，如果是在這樣的研究框

架當中被忽略的存在，其實在研究上、歷史上都很重要。在台遣返到沖繩的漢生病患者的例子，並不單單是一個稀少的例子，其實是重新檢討，甚至批判過去類似重建沖繩的重要角色，只單純包括了從台灣遣返沖繩的人，這樣對於沖繩的重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我們不要只看他們對沖繩重建的貢獻度來判斷說他們應該要被記憶的，還是不被記憶的，不過目前卻是有這種情形。過去也一直隱藏著這種有一點暴力地區分了兩者的這種態度。在中村老師的研究裡，是對這種態度是加以批判的。希望中村老師以後可以研究有關沖繩漢生病患者在台灣戰前的生活是如何。透過這樣研究，也可以看到台灣跟沖繩都是邁向了民主化的地方，可以透過這樣的連結來去討論兩個地方的關係。以後希望中村老師繼續參照這方面的研究。另外，還有兩點有關史料方面的問題想要請教一下。第一點是在論文的 148 頁第 2-3 行，有曾經記載到沖繩人的紀錄，如果有史料的名稱，請教一下。第二點是想請教在 157 頁內文倒數第 2 行的內容寫道「包括戰前台灣、朝鮮半島的人」，是不是包括當時具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和朝鮮人呢？以上是我的評論，謝謝。

朱惠足：謝謝兩位老師的講評。剛才兩位老師都指出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在於說我們可以把這些稱為這些人終站的記憶。他們因為這個戰爭的結束，本來台灣跟沖繩之間沒有國界線，現在劃了一條國界線之後，他們的遭遇、回到沖繩、回到家鄉，但是他其實就是一個再收容的過程。或者是說，國籍的問題。他可能在台灣的時候，就是被視為是偷渡、非法拘留的身分。他面臨新的國家、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算是國籍的、居民的管理政策的問題。這些人的疏散的體驗，其實是讓我們去看到這個戰後我們怎樣開始去重新去劃分界線。現在就開放各位問問題。

觀眾：我是目前在高雄讀中文的學生，謝謝富永老師跟中村老師的發表，也感謝黃老師和八尾老師的評論。我想問富永老師，他的發表裡面提到，戰後宮古島裡面造成生活貧困的情況的主要有三個因素。其中有一個是冷戰體制。我是還搞不清楚冷戰體制跟宮古島裡面的生活，這兩者的關聯有什麼因果關係呢？

富永悠介（翻譯）：剛才的說明可能沒有很清楚。那時在國共內戰、再來發生 228 事件，韓國也開始韓戰。那個年代是東亞的政治上的地理剛成形的時候，在這樣的戰爭體制下，對於走私的取締是越來越嚴格。在冷戰體制下，導致宮古島周邊的自由走私開始收緊。其實思考宮古島的問題，並不是單純針對宮古島問題，像戰前有日本帝國的體制，戰後有冷戰的體制，就在那種連續性當中去思考一個地方，我覺得是重要的。

朱惠足：我們再收集 1、2 個問題，剛剛那邊是不是有提問？

觀眾：我想請問兩位學者，在戰前的時候、就是日治時期的時候，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兩篇研究的主題跟台灣有關，還是其實琉球、沖繩人在那個時期大部分的人口流動都是往台灣的？是不是有一些人口流動往日本本島這邊的？同時在漢生病的議題上，有沒有人是回到日本本島的？謝謝。

富永悠介：不好意思，同學你說漢生病患者嗎？只限於漢生病患者，還是？

觀眾：第一個問題是，琉球、與那國島這些群島在日本帝國時期的時候，是比較傾向往台灣找工作，或者是其他原因的移動？還是同時也會有很多人到日本本島去，不管是什麼原因的移動。第二個問題是，漢生病問題，它主要探討是從台灣移到琉球，那有沒有狀況是漢生病患者到日本本島？因為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是這些島比較離島的位置，所以才送到離島，以免接觸到本土的人。

中村春菜：謝謝你的提問。也有從台灣被遣送日本本土的漢生病患者，就是沖繩籍的漢生病患者也有很多。那時候日本本島已經有一個療養院叫「長生院」。反過來，住在日本本土的沖繩籍漢生病患者也在 1947 年遣送到沖繩本島，送到愛樂園。

朱惠足：這個是關於漢生病患者，他們其實也有到日本，然後再遣返這樣的過程。關於這些沖繩的居民，他們除了來台灣之外……

八尾祥平（翻譯）：剛才說那個沖繩組成，除了到台灣之外，也有到日本本島隔離嗎？一開始是在夏威夷，之後還有玻利維亞、巴西、馬拉西亞、印尼、還有泰國，還有後來有很多的國家。

黃智慧：這個其實是一開始講的小島現象。你看在沖繩這些小島每次開同鄉會，島上都有開一個 festival（「收穫祭」），最多的人口是從島外回來。所以島外的人已經比島內的人口要多，這是小島共同現象。澎湖島在台灣的人口，比在澎湖島的多。沖繩是小島，也是會這樣子。但是戰前，因為跟台灣同一個國度，來到這已完全不用任何其他的手續，台灣是最近、但是文明進展比較快，所以往台灣流動是很自然的。明年台北市設市 100 年，那霸市是後年。台北比那霸還要早 1 年成為市政府（city government）這樣一個都市，雖然那霸比台灣要更早成為明治的領土，一八七幾年。

朱惠足：謝謝講評人跟發表人的補充，我想就是關於沖繩人到海外的流動，因為大概是一八九幾年吧，他們就開始送出第一批的移民，所以是日本國內非常大的移民線。黃老師剛提到的小島資源比較缺乏，生活不易，所以他們有很多的外流，到內陸去工作的人口，也出現沖繩人到了海外去的現象。他們跟日本

人移民基本上是分開的，他們自己有自己的小圈圈，因為語言跟文化的差異，所以他們其實有一些隔閡。在戰爭剛結束，就是我們這兩篇論文所探討的時間點，巴西、南美也出現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戰勝組跟戰敗組的歷史。因為那時候日本已經戰敗了，但是有很多在海外的日本人不相信，尤其是像在南美的沖繩人，他們也是分裂成相信日本戰敗跟不相信日本戰敗的兩個不同的派別，這兩個不同的派別甚至彼此互相攻擊、打架，鬧得水火不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像剛剛兩位發表人當中也提到的，我們在任何的地方，甚至在醫院、療養院裡面，或者是說在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其實還有非常強烈希望能夠培養一種愛國的向心力、忠誠心的狀況，所以在海外的日本人或是沖繩人，他們其實因為非常希望能夠保持跟母國的連帶，所以他們非常心向祖國的。在南美的這些移民，他們就是會反應說，日本天皇沒有受到什麼審判或是退位，所以證明說「日本打敗仗」這件事是美軍的假新聞、假宣傳。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看到沖繩人到了海外移民之後，他們跟國家的關係，其實比在本國的國民，是更為緊張，他們是非常緊密地聯繫，那是因為他們距離祖國很遠。他們的認同上也有非常多的搖擺跟矛盾的狀況。這跟大家也補充一下，我們時間也剛剛好。我們如果還有其他什麼的問題想要跟我們的發表者交流的話，就是麻煩會後跟大家自行交流。我們用掌聲謝謝今天的發表者跟評論人。

主辦單位：謝謝台上所有的老師，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趣，今天綜合起來，好像會變成很好玩的圓桌論壇。今天在座的每一位老師，就可以來一場可能 2-3 個小時的漫長的圓桌論壇。因為他們各自補充，他們的研究都相互連結，他們的經驗以及他們現在做的事情，都可以相互連結、再各自了解、補充。期待我們人社中心未來辦一場論壇，到時候也請各位老師一定要賞臉再度出席。我們今日很難得可以邀請到黃智慧老師還有八尾老師來，黃智慧老師現在在台灣故鄉文學協會做了很多很有趣、有意義的活動，大家可以上網搜尋看一下，我覺得那些都很適合我們再去更了解相關議題。然後還有八尾老師明天會為我們帶來一場很精彩、跟移動有關的演講。移動不只是人，還有物，就是大家可能在大會手冊裡看到一張小小的卡片，看起來是鳳梨，為什麼鳳梨會跟我們的主題有關係呢？大家可以來聽聽，我們明天是早上 10 點到 12 點在奇美咖啡館，在自強校區，歡迎大家來。我們這一場就到這裡結束。謝謝各位老師。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